

我要敬拜的耶稣在圣堂这里

最後我於2016年3月20日圣枝主日，经接纳仪式得以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，亦同时接受初领圣体。

2017年7月2日

介绍

我叫Eric, 我自1976於浸信会领受浸礼到转到天主教会时

(20/3/2016) , 在基督新教聚会崇

拜已超过40年。我太太是天主教徒（未婚前已是信徒），我们共育两子一女，大儿子早年前已进入了修院（美国）当修生，很多时候他与我和太太在通电话时都会谈论到信仰、教理（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间有很多共同话题可讨论及勉励）。

转回到天主教会的经验

2015初，我还是新教徒。有一次我参加崇拜，讲道中提到大家为何选择这套衣服参加崇拜，为了崇拜完了去烧烤、饮茶、行山？抑或是为了要见耶稣？选择的动机和原因是甚麼？之後，在一次与大儿子电话讨论中，我就向他提到这次讲道非常好的提醒，慢慢我们开始讲及崇拜 / 弥撒的目的和意义。以下四点我们都同意不论在新教的崇拜，抑或是天主教的弥撒的目的：1敬拜耶稣（我们的神 / 天主），2认罪求宽恕，3谢恩，4求恩。没错，这是我每星期到礼拜堂崇拜的意义及目的，至少这是我应持有

的态度。於是我自此每次崇拜，都特别留意我敬拜的是谁，耶稣你在这里吗？当我越留意，我越发觉耶稣不在这里，我只是参加一个祈祷会，或是讲道会，耶稣不在这里。当我醒觉失去我的敬拜对象——耶稣——後，有一句圣经金句出现在脑海里：「天主对亚巴郎说：『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』」到2015年9月一次崇拜後，我发觉我的感觉很乾涩，我知道我要有所改变，於是毅然决定离开聚会多年的新教礼拜堂，转到天主教圣堂参加弥撒。由於太太是天主教教友，以往我都有很多时候陪她参加弥撒，不过是以陪伴的心态去参加弥撒，现在是以敬拜耶稣的态度参与，我找到位置，我要敬拜的耶稣在圣堂这里。自此，我便在天主教堂参加弥撒，我再没有在新教礼拜堂参与礼拜。

自2015年9月起，一直在天主教圣堂参加弥撒，感觉良好。两个月後，在2015年11月2日，一次身体检查中，

发现我得到心脏病。记得当晚医生向我和太太讲述病情时第一句就說：

「你有严重心脏病，你的心脏左主血管已塞了九成！」医生强烈建议马上要做手术，否则一旦病发，失救而死亡机率非常高，需要排队等候手术室，两天後马上做手术！医生解释手术也有风险，严重的话可以是心血管爆破、死亡等。一切都是上主的安排！那两天湧上心头的一句圣经金句：「生是为主而生，死是为主而死！」等候做手术这两天没事可做，我将大儿子在暑假时（2015年）向一群天主教朋友所讲解的弥撒意义的录音听了多遍；作为初初参与弥撒的我，明白到：弥撒——

1.是最好的祈祷，带我更接近天主

2.重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祭献，跟两千多年前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是同一个祭献（分别在於一个是有流血祭献，而弥撒是没流血的祭献）

3.神父作为司祭就是基督自己，而基督自己就是祭品，可从弥撒中神父成圣体中以下两句说话体现得到：「这就是『我』的身体……这就是『我』的血」，所以在弥撒中基督作为司祭是奉献自己的圣体及圣血。

4.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是教会，教会是祂的身体，故此耶稣的献上，同时亦是我们与祂一起献上。

说回我的手术；过程中只在手腕处局部施麻醉，而整个人是清醒的，我清楚感觉到医生的心导管经过我的血管，经过腋下，胸口到心脏。我心想，如果此刻我遇到意外身亡，我应该很清楚。记得太太之前嘱咐我手术期间，向耶稣祈祷，将痛苦与祂的痛苦结合，为祂的救赎工程付出我些轻微的痛苦。就在窄窄的手术台上（不可能移动）恐惧的躺着，等待死亡随时的到来，亦尴尬地躺着（因除手术外袍，就没有其他衣物），受着众医护人员的注视，有如待宰的羔羊。当

遇到痛楚，马上祈祷献给耶稣；就碎这样经过接近两个小时。最後手术是成功的。

翌日早上，我到小圣堂作感恩祈祷

（那家是天主教会办的医院，所以有小圣堂），记得当天读经有罗马人书15章16节「……使我（保禄）为外邦人成了耶稣基督的使臣，天主福音的司祭，好使外邦人经圣神的祝圣，成为可悦纳的祭品。」当我看到这「祭品」我马上联想起圣祭当中我与耶稣一起成为「祭品」，加上我在手术中那痛楚及恐惧的经历，更使我很容易代入「被宰杀的献祭」中！自此我就以此态度参与弥撒了。而且，接著的一段时间，在弥撒中每当神父成圣体时，我的心仍可感到痛楚。

後來，有一次在教理班，我有机会认识到李斌生（辅理）主教，我把我的经验跟他分享，他解释是圣神光照我，使我明白圣体的奥秘、圣祭礼的意义。当日我多口问了一句：「如果

我要转回到天主教会做甚麼需要做呢？」他说我的浸礼，天主教会是承认的，只需要办收录礼、办告解、初领圣体及领坚振圣事就可以了。他还把我介绍给一个兄弟认识，他叫Paul。很可惜上了4堂教理班後，2016年1月，他要获委任到澳门教区当主教，我再没有定时看到他。

但2016年2月我有机会到澳门，心想趁机会探主教都好，於是透过兄弟，终於约了李主教在主教府见面。当日有点狼狈，的士司机车错我到主教山，加上下着大雨，累得原本一个小时的见面我迟了45分钟，只剩下15分钟见面。主教人很好，他把他下一个约会推迟了10分钟，最後还追问我有没有决定转回天主教会。我不肯定的答，要看看圣神的光照，（由於我仍很犹豫，好像刚才罗马人书的章节15、16 [15、16是广东话形容犹豫的心情]，所以我这样说）。主教十分精明，说：「如果未领坚振，圣神怎会降临呢？」

回到香港，我经常问自己是否真的要转回到天主教会？对这问题我总是「15、16」。有一次，在2月尾我再被问到有没有下决定？虽然仍然是「15、16」，但想到这是转回天主教会的机会，又想到每次参加弥撒都有份为众教友奉献自己，但没有份儿领圣体，有点不甘心，所以虽仍是「15、16」，最後都决定转回到天主教会。当我决定转回天主教後，阿Paul借我一本书《甜蜜的家——罗马》，作者Scott Hahn曾是一位资深牧师，书中讲述他由基督新教转到天主教的经过及挣扎。看过他的故事，我放心了很多，相信我的决定没错。

在2016年圣枝主日前一週，我收到通知神父想在圣枝主日考问我信德，看可否适合。於是，阿Paul安排了3晚「鸡精班」 [广东话的「精修班」] 帮我恶补，到最後一晚（星期五）补课完，我已準備上床休息，突然收到讯息：神父问「Eric準備好在圣枝主日办告解及初领圣体了没？」而Paul

已待我肯定覆实「可以！」当时感到既高兴又突然，虽然仍感到「15、16」，我知道此时「无湾转」（没有转弯的馀地）了，为了不再让自己犹豫不定，那晚我决定通知所有可以出席的朋友：这圣枝主日我会转回到天主教会！

看到吗？圣神透过很多人在帮我，催迫我这个犹豫不定的人。事後我审视每个环节，圣神都有介入！

最後我於2016年3月20日圣枝主日，经接纳仪式得以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，亦同时接受初领圣体。这是我第一次领圣体，而在2016年3月26日（圣週六）我领受坚振圣事。

领圣体对我的意义

圣经（若6:53-57）中，耶稣向他们说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：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们内，便没有生命。谁吃我的肉，并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，在末日，我且要

叫他复 活，因为我的肉，是真实的食品；我的血，是真实的饮料。谁吃我的肉，并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。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；照样，那吃我的人，也要因我而生活」。

我还是新教教徒时，一直不明白这段福音所说的，耶稣的肉真可吃吗？祂的血真可喝吗？我在浸信会（很多其他新教一样）只是记念基督的死亡，这样，从何处可吃到基督的肉，喝到祂的血呢？除了天主教所教导的：在弥撒中的圣体圣血就是耶稣的体血，我再找不到了。

其实我没有因为转到天主教会而有亢奋激情的感觉，记得在我初领圣体後的第二天，在工作地方的更衣室里（我的工作需要换上制服），当时更衣室只有我一人，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的暖流、一股淡然而平安的暖流洗刷我心，我知道是耶稣到访我心，我

马上就向祂祈祷！这次经验以往没有，之後到目前都再没有。

但之後有很多次领圣体後都有所感动流泪，特别当我感激耶稣亲临我心与我一起坐席，就好像祂说：「匝凯，你快下来！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。」匝凯是甚麼人？是一名税吏、不受欢迎的人，但耶稣完全认识了解他。我是谁，一个不堪当耶稣到舍下来的罪人，但祂竟愿意将我心清洁乾净，还进来我心一起坐席，怎能不感动落泪？最近一次今年（2017年）四旬期的弥撒中，当神父将圣体放进我口时，我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了！

记得上教理班时提到领圣体是和耶稣基督共融，这就是领圣体的其中一个恩宠——与基督共融，但首要条件是，我们要真心相信神父祝圣了的麵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这一点十分重要，这态度会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圣体圣血的行为。

还有其他共融的恩宠，包括与太太的共融，和其他教友的共融，以至与地上教会、天上喜乐的教会、痛苦中教会的共融。

还有另外的恩宠：我们会慢慢成为基督自己。我们进食，食物会成为我们身体一部份；而领受圣体，我们会成为圣体一部份，成为圣体柜（龛）。我们亦藉着这有形标记，获得得救的恩宠，就是永生；这是耶稣亲口的恩许。

虽然领圣体有多不胜数的恩宠，但小心领受，圣保禄警告格林多教会（格前11:27-30）：「**无论谁，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，或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。所以人应省察自己，然後纔可以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因为那吃喝的人，若不分辨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。为此，在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，死的也不少。**」

如果我们相信这麵饼就是耶稣基督，为何我们不恭敬地跪下用口去领受圣体呢？我在德信小学的圣家小堂学习是跪下领圣体，所以在其他圣堂一样。

圣德兰修女曾向一位神父（Fr. George William Rutler）说过她去过世界很多地方，令她最痛心是很多人用手领圣体。

领受圣体的心灵準備

领圣体的準備有两方面，一是心灵，二是外在。因去领受耶稣临在的圣体，我会在忏悔礼中认真的祈祷求宽恕。有一次忏悔礼中念着忏悔经时，记起耶稣讲述法利塞人和税吏的祈祷，那个税吏「……连举头望天都不敢，祇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：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罢！」我的祷词越念越细声，慢慢变成饮泣声。

同样，领圣体前，当神父说：「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！来赴

宴的人是有福的！」我就好像葛法翁的百夫长衷心地这样说：「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裏来！」真的「我不堪当主到我心里来」，但竟然召叫我如同召叫匝凯！

而外在方面，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一样，为了见耶稣，我会尽可能衣著端莊整齐，如参加宴会般。

我会守一小时的圣体斋，即弥撒前一小时除清水或必须的药物外，不吃不喝，作为对圣体的尊敬。

准时或更早到达圣堂准备心灵。

我会跪下口领圣体。领受完就好好感谢。

我的分享到这里完了，结束前想介绍两本书给大家，

1) 《羔羊的圣宴》（作者——Scott Hahn：特别第一部份就探讨弥撒）

2) 《救赎圣事训令》（由教廷礼仪圣事部编著：参加弥撒及领圣体的实务指引）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wo-yao-jing-bai-de-ye-su-
zai-sheng-tang-zhe-li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wo-yao-jing-bai-de-ye-su-zai-sheng-tang-zhe-li/) (2026年1月15日)